



世界

名著

呼啸 山庄

[英] 艾米莉·勃朗特



吉林出版集团
吉林人民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丛书（呼啸山庄）

责任编辑：王亦农

封面设计：顾与孟

出版：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

（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0431—5638766）

发行：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印刷：武汉长江日报社印务公司

开本：880×1230 1/32

印张：161.5

字数：350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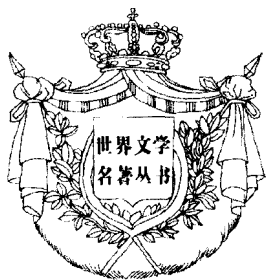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：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7—5601—2864—5/I • 168

全套定价：248.00 元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联系



第一章

这个故事发生在18世纪的英格兰。

那是一个美丽而又偏僻的小村庄，完全与世隔绝。我当时消极而厌世，所以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。

我安顿好之后，骑上马去拜访我的房东——希刺克厉夫先生。

“先生，我是洛克乌德，您的新房客。希望我租用画眉山庄没有给您带来什么不方便……”

“画眉山庄是我自己的，我不允许任何人给我什么不方便！”他粗鲁地打断我的话，用一双猜忌的黑眼睛望着我。

刹那间，我却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的感觉，我对这个比我更怪僻的人颇感兴趣。

他伸手解开门链，领我走上石板路。来到院子里的时候，他高声叫道：“约瑟夫，把这匹马牵走，再拿点酒来！”

约瑟夫是个很健壮的老头儿。他接过我的马时说：“求主保佑我们！”一双眼睛却愤怒地盯着我。

希刺克厉夫先生住的这所房子叫“呼啸山庄”。它高高地矗立在一座山冈上。山庄里的树被风吹得过度倾斜，建筑师在墙角安上防守石，而且把窄窄的窗户都深深地嵌在墙里。



房屋前面，有很多希奇古怪的雕刻。正门附近除了有些残破的怪兽和不知羞的小男孩以外，我还看见了“一五〇〇”和“哈里顿·恩箫”的字样。

屋子里有一个大大的壁炉，在屋子的另一头，一个大橡木橱柜上摆着一叠叠白盘子、一些银壶和银杯，一排排高高地直叠到屋顶。木橱的一边是架子，摆满了牛羊腿、火腿之类的东西。壁炉台上放着杂七杂八的老式的枪。地面是白石铺的，椅子是高背的。橱柜下面的圆拱里，躺着一条好大的、猪肝色的母猎狗，一窝小狗呜呜叫着围着它，还有一些别的狗在四处走动。

希刺克厉夫先生与他的住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房子像是北方质朴的农民住的，可希刺克厉夫先生像一个黑皮肤的吉普赛人，衣着风度却又像一位绅士。他身材挺拔，外观漂亮，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。我对他充满同情，认为他的冷淡是由于对矫揉造作的厌恶。

我就是这样的，我在海边遇到了一个美人，连傻子都看得出来我有多喜欢她。但是，当她对爱的作出回应时，我却冷冰冰地退缩了。那可怜的孩子以为是自己弄错了，非常窘迫，赶紧说服她母亲离开了。为此，我得了个冷酷无情的名声。多么冤枉啊，只有我自己才体会得出那种心情。

为了消磨这一刻的沉默，我去抚弄那只母狗，它离开了那窝崽子，来到我的腿后面。

“别动那只狗！”希刺克厉夫咆哮着，跺一下脚来警告它，“它是不习惯被人抚摸的！”

接着，他又大叫：“约瑟夫！快来。”

约瑟夫在深深的酒窖里答应着，可是并不打算上来。因此他的主人就下地窖找他，把我一个人留在了房间里。

我不想和狗打交道，就静坐着不动。不幸的是我忍不住向狗夫人挤挤眼，作了个鬼脸。我脸上的变化一下子激怒了狗

夫人，它跳上了我的膝盖，我把它推开，又拉过一张桌子做挡箭牌。这举动激起了公愤，六只狗一齐向我扑来。我一边用火钳抵挡，一边大声呼救。

希刺克厉夫和他的仆人迈着烦躁而懒懒的脚步走上酒窖的台阶，并不因为我的呼叫而加快一点点。幸亏从厨房冲出来一个女人，挥舞着一个煎锅，大声叫嚷着，才平息了这场风暴。

“见鬼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希刺克厉夫问我。

这种态度真让人难以接受。我说：“您还不如把一位生客丢给一群老虎呢！”

“对于不碰它们的人，它们是不会多事的。”他把桌子放回原处，把酒瓶放上去，又说：“好啦，让你受惊了，喝点酒吧。这屋子里少有客人。所以它们和我一样，都不知道该怎么接待客人。”

我觉得自己为一群狗的失礼生气有点傻，便和他谈起了我租用的房子的优点、缺点等其他话题。和他相比，我感到自己是多么地擅长交际啊，这一发现让我感到惊奇。



第二章

我第二次去呼啸山庄是走路去的。画眉山庄与呼啸山庄相隔4里路，当我到达希刺克厉夫的花园门口时，刚好躲过了一场今年初降的鹅毛大雪。

在那荒凉的山顶上，土地结着一层坚硬的黑冰，冷风吹得我四肢发抖。

我弄不开门链，就跳进花园，沿着石板路跑到屋前，敲门敲得手指头都麻了，也没人理我，只有狗的狂吠。

“倒霉的人家，”我心里说，“你这样无礼待客，就该一辈子与人隔绝，哪有大白天还闷闷的呀。”我抓住门闩，使劲摇晃。约瑟夫从谷仓的圆窗里探出头来：“你干嘛？主人在牛栏里，你要找他，从这个路口绕过去。”

“屋里没人吗？”我问。

“除了太太没别人，就是闹腾到夜里，她也不会开门。”

雪开始下大了，这时，一个没穿外衣的年轻人，扛着一个草把在后面院子里出现了。

他招呼我跟他走，穿过洗衣房、煤棚和鸽笼，我终于来到了上次被接待的地方。

我很高兴地看见了那位太太，她正坐在熊熊的炉火旁。我



鞠躬问候，以为她会让我坐下，可她却往椅背上一靠，一声不出。

“坐下吧，”那年轻人粗声粗气地说，“他就要来了。”

我坐下来，又向炉火凑近了一些，说：“今天天气真不好。”

“你本来就不该出来！”她站起身，去拿壁炉台上的茶叶罐。

她原先背着我，现在我把她的全身和相貌看得清清楚楚。她苗条，有一张绝妙的脸蛋，淡黄色的卷发，松松地垂在细嫩的脖颈上。要是眼神和悦些，简直让人无法抗拒。

“是请你来喝茶的吗？”她问，拿出一匙茶叶要往茶壶里倒。

“没有，”我说，“但我很想喝杯茶。”

她把茶叶和茶杯一起收起来，又坐在椅子上，不高兴地噘起了嘴唇，像个要哭的孩子。

同时，那年轻人穿上一件破旧的外衣，用眼睛盯着我，好像我和他有仇似的。

他到底是这家的什么人呢？头发乱七八糟，手粗糙得像普通工人一样，显得没一点教养，可是，他态度随便，似乎还有点傲慢，又不像是仆人的样子。

五分钟以后，希刺克厉夫回来了。我装着高兴的样子说：“您瞧，先生，我来了，我恐怕要被这鬼天气困住半个小时了。”

“半个小时？”他说，抖落衣服上的雪片，“你为什么偏要挑这么个大雪天出来闲逛，你不怕迷路或掉进沼泽地里吗？告诉你，至少几天，这种天气不会好转的。”

“请您的一位仆人给我带路吧？”我请求说。

“不，不能！”他坚定地说。

“你是不是该准备茶了？”那年轻人问那位年轻的太太。

“请他喝吗？”年轻的太太问希刺克厉夫。

“准备茶，行吗？”他的蛮横让我大吃一惊。

我们围着桌子喝茶，四下是一片严峻的沉默。

我想缓和这种气氛，说：“真想不到，您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，却有幸福与您同在，一家人围着您，还有您可爱的夫人……”



“我可爱的夫人，她在哪儿？”他插嘴说。

“我是说希刺克厉夫夫人，您的太太。”

“啊，是啊，你是说在她死了以后，她的灵魂还坚守在岗位上，护卫着呼啸山庄？”

我发现自己搞错了。

“这位希刺克厉夫太太是我的儿媳妇。”他掉过头，用一种憎恨的目光望着她。

“啊，我看出来了，您才是这位天仙的占有者吧？”

比刚才更糟，这年轻人握紧拳头，嘴里咕噜着骂人的话，要和我动武。

希刺克厉夫先生说：“他不是我的儿子，我儿子死了。”

“我是哈里顿·恩箫。”年轻人吼着，“我劝你尊敬她！”一副庄严的神气。

喝完茶，我走到窗前去天气。一片悲惨的景色，黑夜提前降临，天空和大地混杂在一片茫茫大雪之中。

“我恐怕回不了家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没有人搭理我。

约瑟夫给狗送进一桶粥，扯着嗓子骂道：“别人都出去干活了，就你还闲在那儿站着，说也没用，一辈子改不了，就等死后见魔鬼，跟你妈一样。”

我以为他骂我呢，刚要冲过去，希刺克厉夫夫人说：“我警告你不要惹我，不然我就请魔鬼把你勾去。”

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大黑书，“我学魔术已经很精通了，那只大红牛不是偶然死的，你的风湿病也还不算是个适当的惩罚呢。”

这个小女巫一双美丽的眼睛写满恶毒，约瑟夫吓得直发抖，一边祷告，一边跑了。

我以为她只是因为无聊而闹着玩的，所以当房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我请她帮我指出几个路标，让我知道回家

的路。

“顺着你来的路走回去好啦，”她回答，“很简单的办法，这是我能提供的惟一方法。”

我说：“要是过些天您听说我死在沼泽或雪坑里，你的良心不受谴责吗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我又不能送您，他们不许我走出花园围墙的。”

“我怎么可能请您送我呢，请您劝告希刺克厉夫先生给我派一个带路人吧。”

“派谁呢？只有他自己、恩萧、齐拉、约瑟夫和我，您要哪一个呢？”

“那我今晚不得不住这儿了？”

“我这可没有招待客人的设备！”从厨房门口传来希刺克厉夫的喊声。

我的忍耐到头了，十分愤慨地骂了一声，冲到院子里，匆忙中正撞上恩萧。

“我陪他走到花园那儿去吧。”那年轻人说。

“你陪他下地狱好了！”他的主人或是他的亲戚咒骂道，“那么谁看马呢？”

“一个人的生命总比一个晚上马没人照应重要得多！”希刺克厉夫夫人说。

希刺克厉夫反攻了：“不要你命令我，你要是在乎他，最好别说话。”

“那我希望他的鬼魂缠绕着你，还希望希刺克厉夫先生再也找不着一个房客！”那小女巫狠狠地说。

约瑟夫正借着一盏提灯的光在挤牛奶，我把提灯抢过来，冲向花园的一个边门。

这老头大喊道：“他把提灯抢跑了，快，逮住他！”

一开边门，两只狗扑过来，把我扑倒在地，提灯也扑灭了。希刺克厉夫和恩萧一起放声大笑。

我急疯了，说着许多不连贯的、恶毒的话，流了好多鼻血。

齐拉冲过来，大叫恩萧：“你们要在自家门口谋害人吗？你看这可怜的小子。”她说着话把一桶冰凉的水朝我泼来，又把我拉进了厨房。

我难过极了，头昏脑涨，不得不在他家借宿了。齐拉安慰了我一番，便引我去睡了。





第三章

她领我上楼时，让我吹灭蜡烛，而且别出声。她说主人不乐意让别人睡这间房。

我头昏脑涨，顾不了那么多，插上门，就想找张床。可是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、一个衣橱和一个大橡木箱。那个大橡木箱很奇怪，靠近箱顶处有几处方洞，像是马车的窗子。

我走近细看，才发现这其实是个很特别的卧榻。我推开嵌板的门，拿着蜡烛进去，心里一下子觉得安稳了许多。

这像是一个小小的套间，它里面的一个窗台刚好充当桌子用。我在窗台上发现了几本发霉的书，窗台的油漆上划满了同一个名字，凯瑟琳·恩箫，凯瑟琳·希刺克厉夫，跟着又是凯瑟琳·林惇。

我疲倦地闭上眼睛，可是还不到五分钟，眼前就闪耀着亮得刺眼的字母，空中充满了凯瑟琳。我坐起来，把那本发霉的书打开，放在膝上。那是一本圣经，扉页的白纸上写着：凯瑟琳·恩箫，她的书。还有一个日期，那已经是20年前了。

我合上它，又拿起一本，直到我把这些书都翻看了一遍。凯瑟琳的藏书是经过选择的，每一本都被人反复地读过，而且上面写满了批注。在一本书的空白页上，我看见了约瑟夫一



幅绝妙的漫画像，画得很粗糙，但笔法很有力。我一下子对这位凯瑟琳充满了好奇，便开始辨认那些乱七八糟的字迹。

倒霉的礼拜天，但愿我父亲还能再回来。辛德雷对希刺克厉夫太凶了，我和希刺克厉夫要反抗了。

今天是星期天，可我们不能去教堂，因为一整天都下大雨。约瑟夫非要我们都到阁楼上去。辛德雷和他妻子在楼下舒舒服服地烤火，而我、希刺克厉夫都要拿着祈祷书，和那个乡下佬一起坐在阁楼上的粮食袋上，瑟瑟发抖。做礼拜整整拖了三个钟头，约瑟夫不停地给我们讲道。当我们下楼的时候，我哥哥居然说：“怎么，已经完了？”

原来，只要不太吵，他还准许我们玩玩，现在，只要我们偷偷一笑，就得罚站墙角。

弗兰西斯坐在她丈夫的膝上，他们整天地又接吻又胡扯，那种愚蠢的甜言蜜语连我都感到羞耻。我们藏在柜子的圆拱里，把餐巾结在一起当幕布，尽量把自己弄舒服。

约瑟夫有事进来，发现了我们，他嘎嘎大叫：“主人才入土，安息日还没过呢，你们居然敢玩儿！”他强迫我们坐好，塞给我们每人一本没用的经文。我把这该死的书扔进了狗窝，希刺克厉夫也把他那本扔进了同一个地方。

“辛德雷少爷，快来呀！”约瑟夫大叫，“换了老爷可要抽他们一顿了，可惜他已经不在了！”

辛德雷从他的炉边天堂赶过来，把我们俩扔进了后厨房。

我摸到一本书和一个墨水瓶，把门打开一条缝，借着亮光写字消磨时光。我的同伴终于不耐烦了，我们披上挤牛奶女人的外套，跑到旷野里玩去了。

可怜的希刺克厉夫！辛德雷骂他是流氓，再也不许他跟我们一起坐，一起吃了，还不许他再跟我玩儿。他说，

我们要是违背了禁令，就把希刺克厉夫降成奴仆，那是他应有的位置。

我困了，眼前的字渐渐地模糊了。

我开始做梦。

我梦见自己躺在那个橡木套间里，清清楚楚地听到外面风雪交加的声音，枞树枝子不停地敲打着窗户。这太让人烦了，于是，我起身，试着去打开那窗子。窗钩是焊在钩环里的，这我在醒着的时候就看见了，在梦里又忘了。“不管怎么样，我非止住这声音不可！”我用拳头打穿了玻璃，伸出胳膊去抓那搅人的树枝。我的手却碰到了一只冰冷的小手的手指头。一阵恐惧向我袭来，我极力把胳膊缩回来，可那只手却抓住我不放，一个女孩哭泣着：“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，我是凯瑟琳，在旷野中迷了路。”我看见一张模模糊糊的女孩的脸。

恐惧使我狠心，我发现怎么甩开她都没用，就把她的手腕拉过来，在那个破了的玻璃上来回擦，直到她的鲜血沾湿了床单。可她依旧不撒手。

我说：“你要我让你进来，先松开手。”手指松开了，我急忙收回手臂，用一堆书挡住了那个破洞。

那悲惨的声音继续哀叫着。“走开！”我喊道，“你就是求我20年，我也不会让你回来！”“已经20年了，”那声音哭着说，“我已经做了20年的流浪人了。”外面响起了刮擦声，那堆书也开始挪动。我想跳起来，可四肢却不能挪动，于是，我在惊骇中大叫起来。

一阵匆忙的脚步声来到我的房门口，轻轻地问：“有人在这儿吗？”我坐在床上哆嗦着，擦着额头的冷汗，看见希刺克厉夫穿着衬衣裤，手里拿着一支蜡烛，脸色苍白地站在那儿。

我推开木门，那“嘎”地一声使他像触了电一样，手中的蜡烛扔出去几丈远，而且激动得拾都拾不起来。



“不过是你的客人在这儿罢了，希刺克厉夫先生，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，很抱歉打扰了你。”

“上帝会惩罚你的，洛克乌德先生！”他把蜡烛放在椅子上，因为他没法让它不晃，“谁让你到这间屋子里的？”他把指甲掐进手心，磨着牙齿，为的是制止自己的颤动。

“是你的佣人齐拉，你撵她走，我也不管。她活该，她大概是想让我验证一下这屋里闹鬼吧，对，是闹鬼，满屋子的妖魔鬼怪！”我急急忙忙地穿衣服。

“你这是干嘛，既然你已经在这儿，就躺下，把这一夜睡完，可是，别发出那么可怕的叫声了，除非有人正掐断你的脖子。”

“要是那个小妖精进来，她大概会把我掐死的。”我回答，“那个凯瑟琳·林惇，或者凯瑟琳·恩箫，不管她姓什么吧，一定是一个恶毒的小灵魂，她说她20年在外流浪，真是罪有应得啊！”

希刺克厉夫蛮性大作：“你，怎么敢在我家里？……”我立刻想起那书上写的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之间的联系，马上闭上嘴巴。

希刺克厉夫慢慢地往床后靠，最后坐在后面将自己隐藏起来了，我听到了他那不规则的呼吸声，我猜想他在拼命抑制住过分的感情。

我看了看表说：“还不到3点钟呢，我以为6点了呢。”

希刺克厉夫压住一声呻吟说：“你到我屋里去吧，你这么早下楼会妨碍别人，我反正也睡不着了。”

我说，我要到院子里走走，天一亮我就离开这里，我这总想交友寻乐的毛病也已经治好了。希刺克厉夫说：“拿着蜡烛，你爱去哪就去哪吧，不过别到院子里去，狗没拴住。”

我离开了这间卧室，只是不知道那狭窄的走廊通到哪里，所以只好站在那儿。无意间，我看见我的房东上了床，扭开窗，涌出压抑不住的热泪。他抽泣着说：“进来吧，进来吧，凯瑟

琳！再来一次啊，我心爱的，最后一次！”只有风雪急速地吹过，吹灭了我手中的蜡烛。

我小心地下楼，来到后厨房，躺在了一条椅子上。

约瑟夫放下一个木梯，从阁楼上下来了。他把一只大灰猫从椅子上撵开，自己坐在上面喷云吐雾。吸完了最后一口，深深地吁了一口气，就出去了。

哈里顿进来了，低声作早祷告。之后，拿起铲子去铲雪。他用铲子头戳戳一扇里门，示意我从这里出去。

那扇门通到大厅。齐拉正拉着巨大的风箱烧火，希刺克厉夫夫人跪在炉边，借着火光读书。希刺克厉夫居然也在这儿，他刚刚向齐拉发了一顿脾气，齐拉不时地用围裙擦眼泪，嘴里发出气愤的哼哼声。

我进去时，他正跟他的儿媳发脾气：“人人都挣饭吃，就你只靠我，你找点事儿做，听见没有，该死的贱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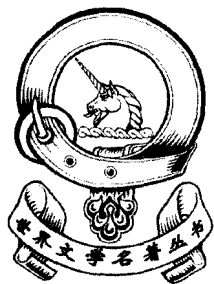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除了自己愿意做的事，别的什么都不干！”

希刺克厉夫举起手，那个年轻的夫人肯定知道那手的份量，马上跳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

等到曙光初放，我就赶紧逃到了外面。我还没走到花园的尽头，我的房东就叫住我，他要陪我走过旷野。整个山脊都变成了一片白色，幸亏他陪我，否则我非得迷路不可。

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整整12点了。我的管家和仆人们都以为我昨晚已经死掉了，他们正不知道怎样去寻找我的尸体呢。

我快要冻僵了，吃力地上了楼，换上干衣服，无力享受仆人们为我准备的旺旺的炉火和热腾腾的咖啡，便倒在床上睡过去了。



第四章

我大病一场，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。我的管家丁太太每天照顾我。

有一天，丁太太来送晚饭，我请她坐下，真诚地希望她是爱唠叨的人，希望她的话不是使我兴高采烈，就是催我入眠。

“你在这里住了很久了吧？”我说。

“18年了，先生，女主人结婚时，我跟过来侍候她。她死了之后，主人把我留下当管家。”

我想起了那个漂亮的小寡妇，就问丁太太：“希刺克厉夫好像有过一个儿子吧？”

“是的，有过一个，死啦。”

“那位年轻的太太，希刺克厉夫夫人，是他的遗孀吧？她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她就是我那过世的主人的女儿呀，凯瑟琳·林惇，是我把她带大的。”丁太太说。

“什么，凯瑟琳·林惇？！”我吃惊地叫道。我回想了一下，觉得她不可能是我见到的那个鬼怪凯瑟琳。

我又问：“那个哈里顿·恩箫又是谁呢？他跟希刺克厉夫是亲戚吗？”



“不是。他是过世的林惇夫人的侄子。”

“那么，他是那位年轻太太的表哥啦？”

“是的，她丈夫也是她的表兄弟，一个是母亲的内侄，一个是父亲的外甥。希刺克厉夫娶了林惇的妹妹。”

“我看见呼啸山庄的前门上刻着恩箫两个字，他们是个古老的世家吧？”

“很古老的，先生，哈里顿是他们最后一个了，就像我们的凯蒂小姐也是我们最后一个，我意思是说林惇家的最后一个。你去过呼啸山庄吗？我很想打听她怎么样了！”

“希刺克厉夫夫人吗？她看上去很好，也很漂亮。可是，我想，她不太快乐。”

“你看那位主人怎么样？”

“啊，丁太太，告诉我一点有关我邻居的事吧。”

“啊，当然可以，先生！我就去拿点针线来，然后你要我坐多久，都可以。”

在我来这儿住之前，她开始说，她差不多总是在呼啸山庄的。因为她母亲是带辛德雷·恩萧先生的，他就是哈里顿的父亲，她和恩萧家的孩子们也在一起玩惯了。

一个晴朗的夏日清晨，老主人恩萧先生下楼来，穿着要出远门的衣服。他对儿子说：“喂，我的漂亮人儿，我今天要去利物浦啦。我给你带个什么回来呢？”辛德雷说要一把小提琴。然后他问凯蒂小姐。她还不到六岁，可是她已经能骑上马厩里任何一匹马了，因而她选择一根马鞭。他也没有忘掉我，答应给我带回来一口袋苹果和梨。

第三天晚上，差不多11点钟时，主人走进来，倒在一把椅子上，叫人们都走开，因为他累坏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打开大衣，这件大衣是被他裹成一团抱在怀里的，“瞧这儿，太太！你一定得当作是上帝赐的礼物来接受，虽然他黑得简直像从魔鬼那儿来的。”我们围拢来，看见一